

SUNNY
心晴坊
女性时尚阅读

I 我
意
Do

妻乐无穷， 谈婚斗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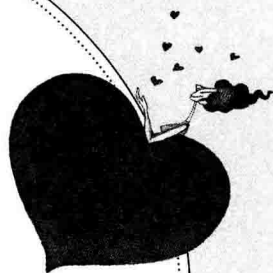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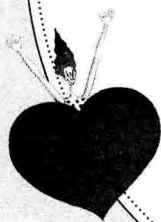
怜心/著

有一种爱，
只是因为太过习惯，
所以我们都没有发现。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谈婚斗爱， 妻乐无穷

怜心/著 ♥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谈婚斗爱, 妻乐无穷/怜心 著.--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
2013.4

ISBN 978-7-5112-4114-6

I. ①谈… II. ①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5627 号

谈婚斗爱, 妻乐无穷

著 者: 怜 心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策 划: 北京魅力心晴坊

封面设计: 弘果文化传媒·雨泽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 (原崇文区) 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mm 1/16

字 数: 163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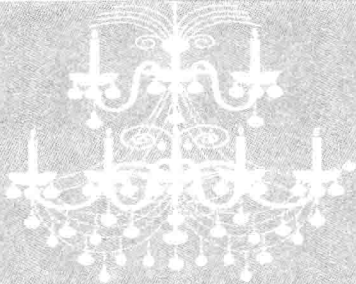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4114-6

定 价: 25.00 元



目录

第一节 [001]

婚姻不是验证码，不是你想换就能换。爱情更不是兑换码，你休想输入暧昧的字符就能把老婆直接换成情人。

第二节 [033]

也许这世界上的男女情爱就是如此荒谬。有些人永远不懂要怎么去爱另一个人，而更多的人，明明相爱，却也只能在多年后，形同陌路。

第三节 [053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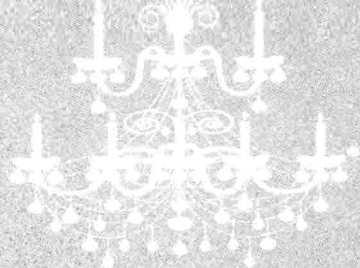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总认为感情能一生一世，可不承想，二十几年后的今天，一切戛然而止。

第四节 [085]

女人就是这样，明知得不到一样东西却痴心妄想死心塌地继续追求，等最后遍体鳞伤，才发现曾经的自己多么愚蠢。

第五节 [109]

恋着恋着，你就会发现，恋爱这两个字太伤人。每次我谈着恋爱，我的钱就会内外皆伤。



目 录

第六节 [137]

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，有种爱情，原来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存在。

第七节 [175]

回忆总有用完的一天，没有人会为她曾经爱过的人渣留恋。

第八节 [195]

有一种爱，只是因为太过于习惯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发现。

第九节 [213]

失望太多次，我不在乎再试多一次。

番 外 [229]

三生有幸遇见你
安妮继续被截胡的生活
邪恶竹马PK邪恶青梅
团团圆圆降临

第一节：



婚姻不是验证码，不是你想换就能换。爱情更不是兑换码，你休想输入暧昧的字符就能把老婆直接换成情人。

电视屏幕上放着熟悉的婚姻剧，剧里的主人公被第三者气得半死不活，尤其那第三者还是她亲妹妹。一场姐妹争夫的戏码，演得扣人心弦。

老公白良辰翻书的时候，随便看了两眼，对着电视直皱眉头。他看了眼墙壁上的大钟，神色十分焦急。一旁端坐的老婆何美景镇定自如，偶尔瞟他两眼，知道他想看足球。

墙壁上的指针快要接近整点，她感觉很不爽，因为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。

当初结婚，夫妻签了份合同。上面写明每周一三五电视归他支配，二四六则归她。星期天时间两人对半分。他把体育频道的足球比赛时间制成了表，那种疯狂的热爱让她很吃惊！如果某天她跟足球一起掉海里，他一定先捞球！

她叹了口气，眸光上扬。墙上的指针快要挪到数字十二上了。她轻咳了一声，因为电视剧还有十分钟结束，所以决定用计谋来延长时间。她纳闷地说：“调这个台，男人有了小三，调那个台，天杀的中年男人还是有第三者。这么多老公出轨，你有没有什么蠢动的心思？”

他顺口回：“哪儿敢啊！”

她笑：“是不是真的？”

他轻声嘀咕：“有你这样的人精老婆，肠子都悔青了，没道理再找个来祸害自己。”

她忍不住翻白眼。

所有人都说他们夫妻是绝配。的确，他是白良辰，她是何美景。他们的父母

是几十年的老邻居，她爸跟他爸还是战友，只是因为几十年前，她爸不小心替他爸挡了一颗子弹，所以就订下这天杀的娃娃亲和这两个土到掉渣的名字。他先出生叫白良辰，她晚他两年，命运残酷地告诉她，她注定要叫何美景。

良辰美景，双方父母约定的名字。

如果不幸生下两个男娃，就叫良辰吉日。

何吉日——真不敢想象起这种名字是怎样的疯狂！

不管怎么样，何美景这名字老土得让人一听就笑掉大牙！长大后，她闹了几十次要改名，最后在全家的合攻之下，不得不妥协！嫁给白良辰，她也挣扎了七七四十九回，最后两家的长辈一起劝，劝她说他们两个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形影不离，简直是绝配，还说他长得俊，身高一米七八，她长得俏，面如桃花，天生就是一对。几位老人搬出了许多理由，论证他们是什么佳偶天成，天作之合，举世无双！

那口才，让他们稀里糊涂就结了婚，误以为两人真的是天作之合。

结婚当晚，两人还仿佛做梦一样坐在新房。他防着她，她盯着他，最后签了份平等的合约，才稀里糊涂地同了房。

.....

他的声音炸在她耳边：“老婆，你又在贼笑什么？”

贼笑？她挑了挑眉，手指摸上唇，可不是嘴角微扬。她继续盯着电视，不再吭声。

他急了，把嘴凑到她耳边，举起手指发誓：“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我都没有出轨，更没有出轨的心思！”

她仰脸“噉”了声。

他掏心掏肺，一脸沉痛：“真的，你怎么就不信我呢？”

身体上一定没有，精神上可不敢担保。因为某天他坐在电脑前看新闻的时候，忽然叫了声：“武藤兰死了？”语气满是扼腕叹息，“怎么就死了呢？绝对不可能！”她不知道武藤兰是什么玩意儿，所以上网搜了搜，结果，她震惊，她狂怒！

日本AV皇后！

平生不识武藤兰，看尽AV也枉然！

这可恶的男人！

想到这段往事，怒火从脚底直接冲上大脑。她怒火中烧，却淡定地笑道：“嗯，信你，怎么不信呢？武藤兰……”她故作高深地不说完，双眼箭似的瞟向他。

他脸色倏地惨白，赔笑叫了声：“老婆！”

她一字一顿地问：“你的启蒙老师？”他立刻否认：“怎么可能呢！”他一把搂住她，笑容猥琐，“老婆大人，不要听信任何流言！我中规中矩，怎么可能看武藤兰。”

电视剧快要结束。

她说：“你要看的话也行啊，光明正大地看，千万不要偷偷摸摸的。”

他喜极而泣，声音是前所未有的兴奋夹着喜悦：“真的可以看？”

电视剧结尾曲响起。

她侧过脸，很认真地盯着他的眼，这足够让他头皮发麻：“你试试，看我是先挖你的左眼还是右眼。”

他耷拉下脸，她将遥控器丢给他，语气很不耐烦：“赶紧看你的足球，要不然又说我霸占电视，欺人太甚！又要吼着说娶到我肠子都悔青了！”

他调到五台，难以置信地盯着电视画面，再抬眼看钟表，超过了十分钟。他幽怨地给了她一眼。

她只是悠闲地拿起茶几上的杯子，狠狠呷了口茶。

屏幕上的比赛已经开始许久，那么多大男人追着一只球抢来抢去，左看右看，她也研究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可以让人兴奋痴迷的玄机！

球进了。

身旁的白良辰突然跳起来，拳头朝天一击，幼稚地“耶”了声，比自己进了球还兴奋！她见怪不怪，心里却一口咬定，这男人对足球的爱已经进入浑然忘我的状态，结局堪忧。

上床的时候他们互道了一声“晚安”。

这也是合同上的条例。他背对着她睡，突然在黑夜里叹了口气：“婚姻是坟墓啊！真是自由人生的超级大坟。”

虽然有浅浅的天光，但眼前还是漫天飘浮的影子，一切都看不真切。

她语气难听：“那也是你自己挖的坟坑！”

他“哎”了声，转过身问她：“怎么就是我自己挖的呢？当初我们被念得没有办法，才一起往这坑里跳的，你也有一半责任。”

她十分淡定：“那你赶紧找个人来盗墓不就得了？”

他火了：“我上哪里去找人？我们恋爱都没谈就结婚了，我上哪里去找第三者来盗墓？不过还是值得研究！”他把头凑到她耳边，“何美景，你爸当时干吗扑过来救我爸？”

她瞎掰：“学雷锋呗。”

关于这事，已经成为全家的最高机密，任何人泄密的下场就是被逐出家门。其实当初她爸也不是想救他爸，只是挪位子的时候，错误地挪到了他爸的旁边，挡到了那错误的时间打来的错误的子弹。

所以说，每个悲剧背后都会有一个狗血的错误。

他叹了口气：“如果他没学雷锋那该有多好。就因为这个子弹事件，我们的名字成了悲剧的笑话；就因为这事，我被迫娶了一直当成哥们儿的你；更因为这事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一直都不敢喜欢女生，因为身边一直有双贼眼盯着我。”

她忧伤。

他问：“何美景，你记得合同内容吧？”

她没吭声，那合同的一字一句都烙在心头。新婚当夜他跑到书房的电脑桌前，一个字一个字敲着。耳边键盘响动，头顶的光线炫亮，金光仿佛流动的波光映在他脸上，有种明亮的夺目感。

她站在他身边，目光直直地盯着他的侧脸，心里思绪万千。

很多年前，他坐在侧排后座，而她上课时偷偷回头，瞥一眼他那埋头读书的脸。那张神采飞扬的侧脸，会让她心脏乱撞，面红耳赤，会让她整天胡思乱想，经常上课开小差。

他成绩很好，年年考第一。而她则因为极度失魂落魄，年年倒数第一。

他没办法，只好给她补习。而补习的时候，她可以放肆地盯着那张脸。他指着课本讲解，而她拿着笔，一直在乱画。一堂课补下来，课本上满满的都是弧线。他瞪着课本，瞧了瞧她，痛心疾首道：“哥们儿，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

呀。”

她的心顿时揪紧，第二天去学校的时候故意穿得很暴露。可是他却说：“哥们儿，别穿得像个女人，让人看了笑话！”

新婚那夜，他打出合同的时候，她心里百味杂陈，看着合同快要抓狂了。

第一：结婚两年内不准要小孩。两年后如果两人性格不合，可以考虑离婚的可能性。

第二：婚后两年内任何一方不得出轨。如果有人出轨，需要赔偿对方人民币二十万元，并且立刻结束婚姻关系。

第三：任何一方不得强迫另一方进行夫妻生活，如有一方不愿意，而另一方强迫，属婚内强奸。

第四：男方工资全部上交女方，每个月留固定的零用钱。

第五：为了维持夫妻间的亲密关系，每晚睡觉前必须互道晚安。在外人前，必须举止亲密，如同一体。

.....

太多了，足足二十几条。

一行一行看下去，她看得眼睛生疼，却拿起笔非常流畅地签下大名，仿佛无数次在纸上举手能画的弧线。洞房的时候他忸怩得像个娘儿们。她左等右等，只是躺在床上，啥也不做，最后实在等不到，无奈地自己脱了衣服摸黑引诱他。

以为他终于知道她是个女人了。

岂料事后，他还是叫了声“哥们儿”。还跟她抱怨：“跟你睡，感觉太怪了，以后咱就背对背睡吧。”她五指攥得很紧，指甲扎进了手心，恨不得扬手甩他一巴掌。

可是冷静再冷静，她决定鄙视他，这辈子都鄙视他！

耳边的呼吸浅浅的，黑夜里，他叫了声“何美景”，问她：“你干吗不让我叫你哥们儿？我都叫习惯了！你却非逼着我叫老婆，要不然直接喊名字也可以啊，叫老婆多别扭！”

她咬牙，憋气道：“如果我爸直接把我生成男的，改名叫何吉日，你就舒坦了。”

他不敢搭腔。

她磨牙继续说下去：“可惜是女的。”

他知道她在发脾气，便不敢再出声，侧身睡觉。

耳边的呼吸声渐渐均匀，她抬起手按开床头柜上的小小台灯。台灯橘红的灯光洒下，柔和地洒了满室，他的脸在灯光下亦是柔和，睡得极安稳。她把他扳正，让他仰睡，将头靠在枕头上盯着他的侧脸。

这么多年一直跟在他身后，大声叫着白良辰；炫耀地在路人或同学面前撒娇地叫着白良辰。他曾经向她抱怨：我白良辰长得不难看啊，怎么没一个女人主动追我。她当时心里万分纠结，从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，托她转交情书给他的女人，没八百也有一千个。她们以为她只是他的死党所以让她传递情书，岂料这些信全部被她毁尸灭迹。

这次结婚也是她玩的把戏。跟四个老人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她看着隔壁桌闹腾的孩子故意叹气：“我也好想生个孩子啊。因为是独生子女，真的好想多生几个，互相有个伴，好像能生两个，也是时候生了呀……”

四个老人面面相觑，最后拍桌而定。对！她跟良辰都是独生子女，按政策可以生两个，他们可以一家养一个。所以双方父母轮番在白良辰面前吹嘘她有多好，什么温柔大方、可爱天真，是贤妻良母兼淑女，这世上所有的优点全在她身上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。

白良辰郁闷地将她全身打量了一番。其实她是什么人，他知道得一清二楚！用他的话来讲，她是粗鲁野蛮、小肚鸡肠，坑蒙拐骗无所不能的假小子！

他坚决不同意！

最后，双方父母撂下狠话：这是娃娃亲，咱们美景等到老也要等着你！

他悲催无奈地挣扎了四十九天后，同意了。

“白良辰……何美景……”

她低声笑了，耳边很是寂静，唯有他的胸膛在起伏，她将耳朵贴在他的胸膛上，听着那有力的心跳，感觉特别圆满。

良辰说婚姻只能像坟墓，那么，她会让他知道，真正的婚姻只要用心经营，就算坟墓上也能盛开火红鲜花。坟墓，也能变成蜜堆起的堡垒。它会渗入他的心肺，让他此生再也逃不出她的手心！

她更会让他知道，为了他，她会努力把天涯变成咫尺，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。

手机一直在枕头下响，铃铃声催魂似的叫个不停，她迷迷糊糊掏出来一看，是短信。发件人：白良辰。短信的内容：亲爱的三儿，我很想你。继续翻开，第二条：亲爱的，今天老婆不在家，所以很想你。第三条，亲爱的，老婆睡死了，你说怎么办？

这家伙，明显想叫她起床！

可恶的浑蛋！

她立刻有了精神，一个电话轰了过去，对面的人懒懒“喂”了声，她嘿嘿地笑：“良辰哥，你老婆真的不在家啊？”

他还跟她一唱一和：“是啊。”

她笑得更阴险：“良辰哥，真是巧，我老公也不在家，你要不要过来跟我玩玩？”

“.....”

“亲爱的，都说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赶紧过来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你不过来，我偷别人了啊！”她大笑。

他沉默半晌，郁闷地说了句：“你敢！”

她笑得更嚣张：“再骚扰我睡觉，我就灭了你！”

他说：“都中午十二点半了，你还不起床？猪！”他顺口叫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。

电话那头尖锐的嘟嘟声响起，却让她觉得漫天的喜悦都炸开了。猪？很亲密的叫法，她喜欢。她搁下手机，掀起被子蒙住头继续睡。死寂的房里突然响起轻微的脚步声，她闭着眼，竖起耳听着，心里开始不安。

贼？还是白良辰？

那人突然用手指轻轻捏起她的被子，她捏紧拳头，迎着那人的脸一拳挥过去，嘴里大叫：“白良辰！”

咚的一声，那人捂住了鼻子，惨叫了声：“何美景！”

她睁大眼看着眼前的人，拳头倏地松开，白良辰的指缝间开始渗出一缕缕鲜血。他仰起头，语气很难听：“好心午休叫你一起吃饭，你倒好啊，明知道是我还赏一拳。”

她尴尬地笑了笑，不好意思地问：“良辰哥，银行到午休时间了？”手指急忙从床头柜上抽出纸巾递给他，大片的血染红了纸巾，他干脆把纸巾卷成小条塞到了鼻腔，哼道：“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，是午休。”

“你调到信贷部后台累不累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不知道哎……”

“所以说，读书的时候不认真，好不容易进了大学，还是混日子过，勉强毕业了连个工作都找不到……何美景，我真服了你。”

她仰脸：“你的钱是不是我的钱？”

他点头。

她认真地跟他算账：“那你爸妈的钱，也是你的钱，你的钱也是我的钱，所以呢，你们全家的钱，跟我全家的钱，全是我的钱！我那么有钱了，还怕找不到工作饿死？”

他嗤笑出声，眼神炯炯：“就你会说！”

他去洗手间整理血迹，她急忙打开衣柜挑衣服，手指摸到红色裙子时，心里又是狠狠一刺。这条裙子是花了几百大洋买来的，可是只穿过一次，那一次还让白良辰笑话了，他说：“哥们儿，你怎么穿裙子呢？”他足足笑了她三天三夜！

她扯出裙子，偏要穿！

两件套的针织连衣裙，堆堆领，裙摆过膝，上面有粒粒烫钻，简约又大方，怎么看都优雅，让她举手投足之间女人味十足。她戴上流苏耳环，绾好头发，情不自禁地看着镜子赞了声“美”。

、 从上看到下，真是美人一枚。

那家伙什么眼光？她这样前凸后翘，细腰如柳的女人，竟然叫哥们儿！

她走出主卧，白良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无聊地在调电视台。她手指慢慢捏紧，一步一步走过去站到他旁边，一颗心疯狂跳着，忐忑不安。

他抬眼看向她，眼里的惊艳一闪而过，嘴角却扬起一抹似有若无的笑容。

她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走到鞋柜拿鞋，跑鞋跑鞋，全是跑鞋，当初买来衬裙子的红色高跟鞋上满是灰尘，一看就知道已经尘封好久！

她拿出高跟鞋，用布擦拭上面的灰，然后穿上。

他好心地提醒道：“当心扭到脚。”

她回头，怒目而视！

他轻耸肩，淡定地笑道：“干吗打扮得像个女人！真是的……”

她气得咬牙，吼他：“废话真多，出不出去吃饭啊？”

他起身大步朝外走，她加快脚步追了过去。下楼梯的时候她扶着栏杆，一步一步迈得小心翼翼，而他的身影则快速消失在拐角。她一口气追到楼下，只见他斜倚在大门出口的墙壁上，从一旁看去，只可以看到他的侧脸。他突地转过脸，一双漆黑的眸子里含着笑。

四目交对。

她一惊，快步走到他面前，声调温柔：“不要这么快，我追不上你。”

他视线往下，瞥了眼她的高跟鞋，笑容更邪恶，凉凉地对上她的眼，促狭道：“所以我叫你不要穿高跟鞋，你压根儿就没穿过，万一扭到脚了别怨我。”

她冷冷瞥了他一眼继续往前走。他跟过来讨好地问：“我的手臂，要不要借你挽挽？”

她赌气不理他。

花园中心广场的饭店里挤满了人，白良辰上了二楼，眼尖地抢到了一个可以看外景的三人位。服务员拿来菜单和碗碟，白良辰问：“何美景，你要吃什么菜？”

她给了他一记白眼，继续不理。

他只好自己拿主意：“蒜蓉虾，嗯，粉丝蒸扇贝，再来个白切鸡，青菜……”他抬眼问，“何美景，你不爱吃青菜，要不要尝一下？”他用审视的眼光打量她，语气很不好听，“你就是太挑食，只喜欢肉食，所以才这么瘦，瘦得像棵树，风一吹就倒了。”

服务员在一旁抿嘴偷笑。

她将手伏在桌子上，左手撑脸，只顾看着外头的街景。巨大的玻璃窗外，花

园的一切悉数入眼。忙碌的小吃店，匆匆涌动的人群，不远处的保安在岗亭站得笔直。

这时背后突然有人叫了声：“白良辰！”声音很熟悉，熟悉得让她挺直了脊背，差点冒出冷汗。她慢慢侧过脸，那人已经来到桌旁边，脸上的笑容温和亲切，短裙里包裹的身材更是呼之欲出，如同魔鬼。

系花！大学时的系花！

校花转脸看向她，惊讶地睁大了眼：“美景？”何美景硬挤了一抹笑容，说了句：“真巧。”手指夹着茶杯一口一口轻抿，滚烫的茶水从喉咙流入心脏，灼心地疼。

如果没有记错，从大一开始，这女人就给白良辰写情书，一个月一封，而且更过分的是那些情书全部要她转交。她何美景努力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让她中途截胡？所以她一不做二不休，转身就把信撕碎丢到垃圾桶里。

就算白良辰没一点点回音，从大一到大四，这家伙还是一直在写，甚至还天真地告诉她：“只要坚持就会出现奇迹，愿得良辰心，白首永不离。”

肉麻到让她差点吐了！

“安妮，还真巧，来，坐下一起吃，我再点几个菜。”白良辰热情地招呼道。

安妮受宠若惊：“良辰，你也住在这个花园里？我刚搬过来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美景也住在这里？”安妮亲切地问她。

何美景勉强点了点头，不敢多说话。

安妮笑容满面：“大学就听说你们是邻居兼哥们儿，真想不到，毕业了还是这么要好，好到我都要嫉妒了！”

你丫知道真相了一定更嫉妒！何美景继续抿着茶，不动声色。

岂料安妮话锋一转，直接问白良辰：“其实我挺伤心的，大学给你写了四年的信，你一直不给个回音。毕业的时候，我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，现在既然这么有缘碰到，白良辰，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，你当初拒绝我的理由？”

何美景手指一抖，啪的一声，茶杯摔在桌上，滚烫的热水顺着桌布流下，她赶紧抽出纸巾擦干净桌台。抬头时，白良辰手指夹着茶杯盯着她，一脸不解。

安妮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她更是慌张，仿佛遇到警察的小偷一样惴惴不安。

白良辰皱眉，看她的样子好像明白了些什么，顿时笑得勉强：“你说信啊，我知道，都看了，四年的信，都看了！”

安妮追问：“那么，是你真的不喜欢我？可我听说你一直没有女朋友。再说了，我长得也不差，好歹也是系花。”

系花……难道系花就可以挖人家坟墓，做小三？何美景愤愤不平，气得直咬牙！

白良辰脑子转得更快：“其实我那时已经订婚了，所以不好意思给你什么回音。”

安妮赫然一惊，仿佛发现了新大陆，连音量也抬高了：“订婚？”

白良辰瞥了眼何美景，一双黑眸莫测高深：“可不是，还是娃娃亲！”

“这也太搞了吧，这年头还流行娃娃亲。”

“没办法，谁让她爸救了我爸！”

“那她长得一定像恐龙！”

“呵呵，比恐龙好一点，当然，不能跟安妮系花比！”

服务员开始上菜，何美景拿起筷子，咬牙大吃！把菜当成最痛恨的白良辰，碎尸万段送入口！说她比恐龙好一点？可恶的家伙，眼睛长屁股上了吗？

安妮说：“其实良辰，你相信鱼在水里哭吗？就像我，因为你的无情拒绝，做梦为了你都会哭。”

纯属放屁！矫情！

何美景打岔道：“相信啊，不如安妮你把头伸到鱼缸里，看看在水里能不能哭，能不能流泪。”两人同时瞅着她，她淡定地笑，“说错了？老师告诉我们实践出真理，没有实践的肯定就是歪理邪论。不如就在饭店吧，你瞧二楼入口那里，不是有个鱼缸。来来，去把头伸进去，如果能哭能流泪，我就信鱼在水里能哭，更信你做梦都会为了男人流泪了！”

安妮很尴尬，却还是笑着问：“美景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托你送信的时候，可是把你当知心好友，你这话，我怎么听不出是什么意思？”

谁骂她恐龙谁就完蛋！